

L'Étranger

局外人

[法]加缪 著
(1913—1960)

金祎 译
Alain Corbin

在人类文学史上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

代表作《局外人》

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世界的荒诞性

成为二十世纪整个西方文坛

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

读客经典文库

100个书单丰富你的灵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局外人

[法]加缪 著

金祎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局外人 / (法) 加缪著 ; 金祎译. -- 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2

(读客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594-2743-4

I. ①局… II. ①加… ②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88560号

书 名 局外人

著 者 (法) 加缪

译 者 金 祎

责任编辑 丁小卉

特邀编辑 王心怡 宋如月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x 1230mm 1/32

印 张 5.5+0.5插页

字 数 80千

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743-4

定 价 45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我转身，看到老贝莱兹在我们身后五十米的地方。他手里摇晃着软毡帽……我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。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。……沥青在太阳的暴晒下爆裂开来，脚一踩就陷了进去，留下一个个裂口，上面还有泥浆油光发亮。

(P16—P17)



我感觉天门洞开，烈火如雨，倾泻而下。……于是，我又对准那具已经了无生气的肉体开了四枪……而这四枪，就像是我在苦难之门上，急促地叩了四下。

(P60)



阿尔贝·加缪（1913.11.7—1960.1.4）
照片由美国合众国际社拍摄于1957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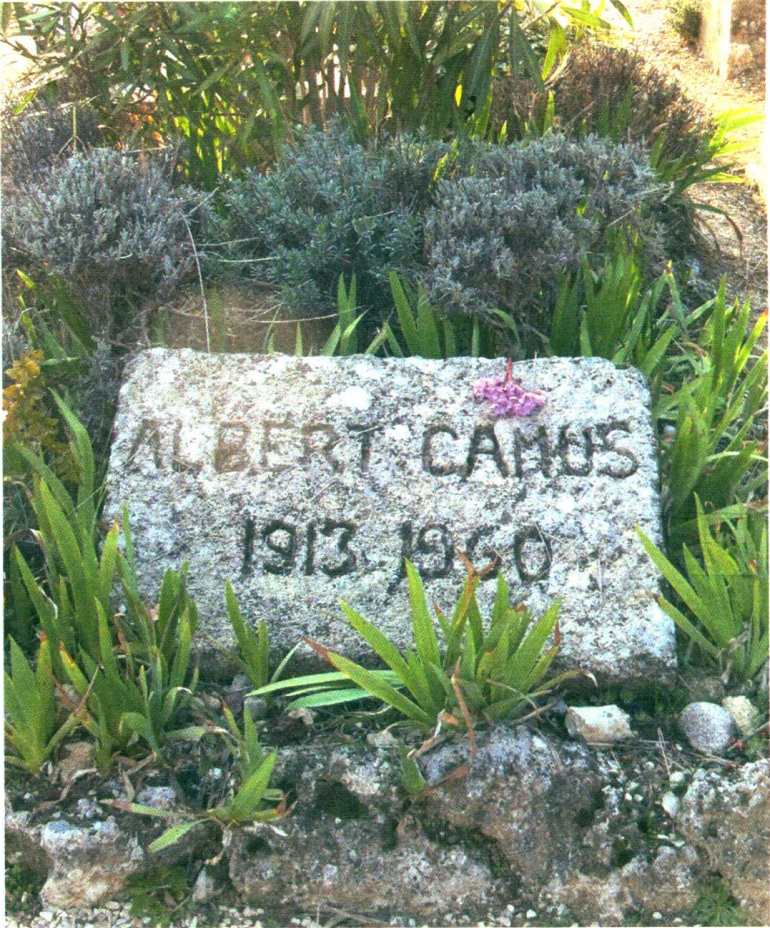
加缪在法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新闻招待会上
照片由Jan Ehnemark 拍摄于1957年12月9日¹

1 图片源自诺贝尔奖官网，阿尔贝·加缪，照片库

Albert Camus - Photo gallery, NobelPrize.org, Nobel Media AB 2018.



加缪的纪念碑，位于法国小镇维勒布勒万
加缪1960年1月4日在此遭遇车祸丧生，享年47岁



加缪的墓碑
位于法国小镇卢尔马兰

目 录

第一部分	002
第二部分	062
《局外人》后记	126
导读：作为起点的《局外人》	130
加缪在诺贝尔颁奖晚宴上的演讲	160

局外人

第一部分





01

今天，妈妈死了。也可能是昨天，我不知道。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，说：“母死。明日葬。深致哀悼。”这说明不了什么。可能是昨天死的。

养老院在马朗戈，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。我要坐两点的公共汽车，下午就会到。这样，我还能赶得上守灵，明晚回来。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，他不能在这样一个理由面前拒绝我。但是，他看起来不太满意。我甚至跟他说：“这不是我的错。”他没有回答。于是我想，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的。总之，我没什么可请求原谅的；倒是他，应该向我表示哀悼。但他可能后天就会这么做了，等他看到我戴孝的时候。目前就有点儿像是妈

妈还没有死；反之，一旦下葬，这就是一桩已经了了的事，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。

我买了两点的车票，天气很热。和往常一样，我还是在塞莱斯特餐厅吃的饭。他们都为我难受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：“人只有一个母亲啊。”我走的时候，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。我有点儿匆忙，因为我还得去埃马努埃尔那儿借黑领带和黑袖纱。几个月前，他叔叔刚刚去世。

为了赶上汽车，我是跑着去的。这心急，这奔跑，加上汽车的颠簸和汽油味，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，可能是这一切使我感到昏昏沉沉。我几乎睡了一路。醒来的时候，我正倚在一位军人身上，他对我笑笑，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。为了结束这对话，我说“是的”。

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。我是走过去的。我想立刻见到妈妈，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。他正忙着，我等了一会儿。这期间，门房说个不停，然后，我见了院长——他是在他办公室接待我的。那是个小老头儿；佩戴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¹。

1 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勋位勋章，以表彰对法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军人和其他各界人士。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，勋章绶带为红色，分六个等级。除特别说明，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。

他用他浅色的眼睛看着我，随后他握紧了我的手，久久都不松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把手抽出来。他看了看档案，对我说：“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来的这里。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。”我觉得他在责备我什么，于是赶紧向他解释。但是他打断了我：“您不用解释，亲爱的孩子。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，您无力负担她。她需要有人照料，您的薪水又很微薄。总之，她在这里更快活些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院长先生。”他又说：“您知道，她在这里有年纪差不多的朋友。她和他们有共同兴趣，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儿。您是年轻人，她和您一块儿，会闷得慌。”他说得很对。妈妈在家的時候，总是默默看着我，也不说话。进养老院的头几天，她总是哭，但那只是因为不习惯。几个月后，如果让她再从养老院出来，她还是会哭的。都只是因为习惯问题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近一年来，我就没怎么来看望她。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要占用我一个礼拜天——还不算上去赶汽车、买车票，坐两小时车所费的精力。

院长还在跟我说话，但是我几乎已经不在听了。最后他对我说：“我想，您想再看看您母亲吧。”我没说话，起身，他领着我朝门外走去。在楼梯上，他向我解释：“我们把您母亲抬